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

施才
晗◎著
苟◎主
编

You Yizhong Xing Fu Li Ni

henjin

有一种幸福离你

很近

倘若生活中满意是瓦，快乐是墙，富足是门窗，那么天空的晴朗正是为了照映一幢美丽房子而存在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{您}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

施才苟 著
晗 主 编

You Yizhong Xingfu In Li Ni

henjin

有一种幸福离你

很近

倘若生活中满意是瓦，快乐是墙，富足是门窗，那么天空的晴朗正是为了照映一幢美丽房子而存在。

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{您}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幸福离你很近/才苟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 12

(经典成功智慧文丛/施晗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

I. 有… II. 才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
IV. B821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7236 号

经典成功智慧文丛

主 编 施 晗

责任编辑 哈 森
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360

字 数 3200 千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10000 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61 - 7/G · 3059

定 价 715.20 元(全 24 册)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 4971562 4971659



第一辑 最初

出生	(3)
白沙逝	(8)
桥梁,或者我的缓慢表达	(12)
虚与实	(16)
琐碎农耕	(20)
幽 屋	(24)
旧 物	(28)



第二辑 现状

书 店	(33)
两小段时间	(36)

☞ 岁月篇	(39)
☞ 生 日	(44)
☞ 苏 醒	(46)
☞ 春节手札	(50)
☞ 面对面的孤单	(58)
☞ 四月书	(61)
☞ 秋天的深处	(64)
☞ 七月半,与鬼共舞	(67)
☞ 总能唤醒	(70)
☞ 一只装下故乡的容器	(73)
☞ 雨声从梦境里穿越	(80)
☞ 春天的章节	(83)



第三辑 在路上

☞ 抚摸流年	(87)
☞ 探观音	(92)
☞ 交通改变了我的旅行	(98)
☞ 从离开开始叙述的地方	(100)
☞ 虚 构	(103)
☞ 我在这边,你在那边	(110)
☞ 医馆镜像	(116)
☞ 记忆,像一枚落叶	(120)
☞ 阅 读	(123)



第四辑 疼 痛

- ☞ 伤疤是一只会飞走的鸟雀 (127)
- ☞ 镜 子 (132)
- ☞ 阳光晒不到的地方 (138)
- ☞ 阑尾炎 (140)
- ☞ 小忧伤 (143)
- ☞ 疾病内外 (145)
- ☞ 看见,叫他回家 (149)
- ☞ 转身或者消失 (155)
- ☞ 在谁的黑夜里游荡 (161)
- ☞ 时光在房子身上长老 (165)
- ☞ 等在小镇 (168)
- ☞ 围 墙 (172)
- ☞ 秋天迷失的爱情 (175)



第五辑 怜 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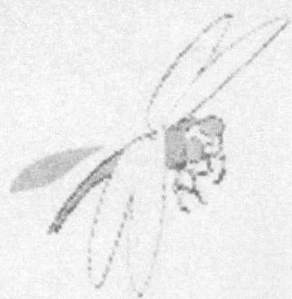
- ☞ 疯狂的庐剧 (179)
- ☞ 苍耳,苍耳 (183)
- ☞ 一条鱼和它被改变的命运 (186)
- ☞ 倦睡在墙角的老猫 (188)
- ☞ 尘埃深处的祖母 (191)

父亲的盆景	(196)
冬天,我在水一方	(201)
站在冬天身边的小男孩	(205)
能不能从流失的时光中找到你	(207)
精神拜年	(209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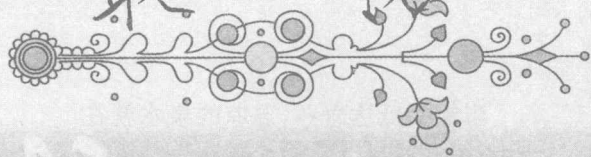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 茂盛的季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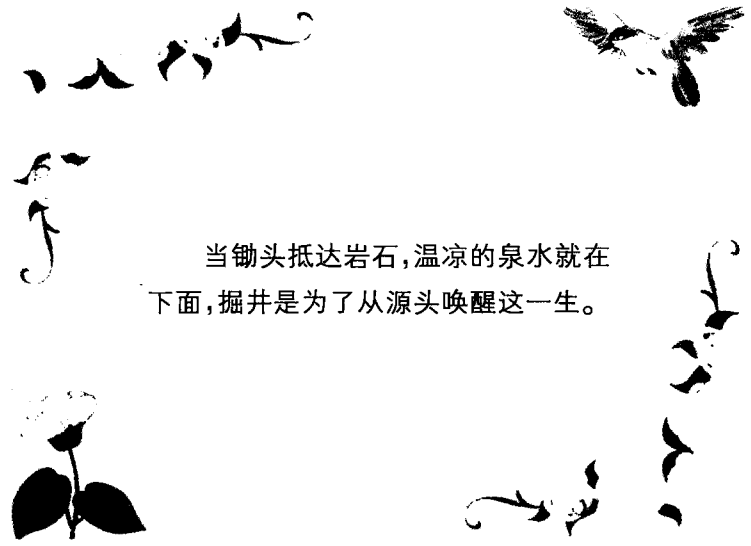
回望处,秋声噤	(215)
一座山头和一个人的恩情起源	(221)
野果系列	(223)
棕榈的秘密	(227)
两个秋天的比较	(229)
直起身,我听见《风吹树响》	(232)



第一辑

最初





当锄头抵达岩石,温凉的泉水就在
下面,掘井是为了从源头唤醒这一生。

出生

出生的细节并不是我能记忆的。它是一个故事，很多参与其中的人都在为我复叙故事的梗概。与其说是梗概，不如说是碎片，以不同复叙人的背景和立场让故事复原，各自叙述的中心人物就是复叙者本人，好像我只是一件道具，从母亲身体中分娩出来的过程正为他、他们确立某种英雄主义。凯叔说，他走在竹篮子的前面，扛着竹篮子，竹篮子的内部是我的母亲，我母亲的内部是我，很沉重的担架，夜行四十里，送我们上县医院。很显然，他极力希望通过语调将三十多年前的抬轿经历，以及轿子的负荷全都争取到他一个人的肩膀上，以期证明，我的出生让他付出了超出所有人的气力和汗水。竹篮落在两个人的肩上就是轿子。红伯说，他落在竹篮子的后头，轿子的重量全压在后面的肩膀上，那一晚将我这一生的艰辛都扛走了。书记爹说，从我母亲有动弹起，他就开始筹钱，住院分娩是要开销的，他打着手电走在前面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将我生前的黑暗都给照亮了，所以我的一生才如此平坦。剩下的是父亲，自己的老婆临产，晕头转向的，没了主张，我终于从母亲的身体中探出脑袋，襁褓中的孩子，啼哭的孩子，同行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我的包袱，想看看，那只盘踞在双腿之间的雀儿，于是奔走相告，放炮仗，所有的经过都不能打搅父亲的喜悦，他乐呵呵的什么事情也没做。他的失败在于我之前的兄弟姐妹纷纷夭折，他的成就在于终于有了我，男孩子，顺利降生在县医院产床上的健康的男孩子。

这些故事的碎片，拥挤在我人生的路上，最终形成拼图，记忆的前奏，原本预留的空白，那些亲人，和亲爱的人，好心的人将空白填满。

事情弄清楚了。因为哥哥姐姐先我于旧居低矮潮湿的房子降生，他们或者没来得及睁眼看看这个世界，看看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，又将生命上缴的惨痛生育经历，祖母怕了，父亲怕了，母亲也常常捧着肚子不寒而栗。半盆温

热的净水,从沸水中捞起来的剪刀,旧时乡下的接生手段不外乎这些,顺其自然,听天由命,事实上我的哥哥姐姐,命是天命,不顺利不自然,命尚未完成诞生或者为克服诞生而费尽了心力,不久于人世。我终于折腾着想出来,有了前车之鉴,母亲被送到县医院。我的诞生是如此奢侈。

华丽出生的寓言

农历十月的天空开始泛蓝,也更加晴朗,植被渐渐失去水分,颜色有点灿烂,穿黄颜色衣服的一半是落叶,一半是收成。两种怀抱,落叶归于大地的怀抱,粮食归于农民的怀抱。遥远的小山村突然在晌午过后响起炮仗之声,遥远和秋天的辽阔让这种声响变窄变脆。刚刚翻越山口,回到村庄的内部,那些人和板车上的产妇母子,炮仗是迎接他们的,山口见证了这些。

狗也许会吠上一阵子。但是那个下午它们和从县城回家的人一样快乐,它们把叫声都储存在毛皮的下面。所有的叫声都因为炮仗而暗哑,所有的,除了狗,有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,还有许久未曾露面的乞丐,他叫犬伢。农村里希望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健康、泼皮,通常会临时性的给孩子取个襁褓名:犬伢或者狗伢。狗的精气神,狗的适应能力,狗的可爱。有些狗伢后来自己把自己的乳名弄丢了,有些“狗伢”像一块招牌,挂在自己内心里一辈子。走出山村之后变成山村客人的狗伢依旧被唤作狗伢,留下的狗伢很多,又不能编号,大部分从童年中走远了,新取的名字很壮年,惟独有一个乞丐没有长大,被乳名牵着一生。我若是在村庄里自然生产的,也有可能叫狗伢。现在,没出生便进了趟城,住了回医院,是有来历和有见识的,作为纪念,叫院生。

炊烟开始笔直,蝉鸣声中少了很多水分。吃了三朝酒之后的山村开始传说中的秋收。这是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秋天,传说中的秋收是母亲告诉我的。母亲在怀孕的时候,尖尖的腹部,黄皮寡瘦,这是男孩子的征兆。所以有了后来,家里人不顾一切的送母亲上县城。母亲隔着肚皮抚摸我,你这个吸着母亲的血液成长的胎儿,吸干了母亲的血脂,秋收后有粮食吃,都好了。母亲一生都是如此乐观。果然,在1975年秋天她既收获了粮食又收获了儿子。有了粮食是一年的安全,有了儿子是一生的安全。儿子没有夭折,喂儿子的奶水里弥漫着新鲜粮食的气息。她的幸福感传染给了另一个男人。孩子出生的这一

趟子，耽搁了邻居的收割，三朝酒吃红了脸，热血沸腾，整个十月这个男人都在忙碌，忙完人家的忙自家的，他欠的人情通过帮助收割还清了。

凯叔、红伯，书记爹怎么后半生总记着我欠他们的呢？他们各自拼图，唤醒有关我出生的回忆，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，又无一例外的被我忘记。二十几年之后，鬼使神差，我竟然分配在出生的医院工作，母亲来探望我时，哪栋楼哪个房间，她一一指点给我看：你就是在那间病房里出生的。二十几年前的病人档案早已不复存在，找到妇产科工作三四十年之久的同事前辈询问，人烟浩淼，泥沙积淀，我的医学性的出生被历史删掉了。

父亲的盆景

父亲打柴火的时候从悬崖顶寻回的虬根，装在窑制的坛子里。父亲在街边贩卖窑制坛子的时候，卖文竹的老头将枯黄的文竹剔了弃了，父亲拣回家养活了几棵。文竹的边上是兰草。父亲卖过兰花采过兰草，为我的童年也储备了一些。许多年的生意清清淡淡，维持生计尚显困难，那些花花草草反证了他的游手好闲和沾花惹草，山村的人用异样的眼光唾弃一个外姓的人。

虬根：也就是些悬崖上裸露出来的根系，常青阔叶类。裸在崖缝外面的弯曲更有型。左弯右弯终于找到缝隙钻进去，于是和泥土中的其他根系一起支撑着生命的延续。风雨和泥石流塑造的不仅是外型，更是看上去类似人类的某些品质。父亲人为地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土壤、气候和作用力等。在坛子中安营扎寨无异于给予它们以安逸，趋向平庸是在所难免的。用铁丝肆意妄为地捆住，固定，糅以父亲的简陋审美，之后很长很长时间就不再过问它们，施肥、浇水成了过去式。生长最终没有挣脱金属的桎梏，金属的桎梏同样没有限制生长，锈迹斑斑的铁丝陷入植物的血肉里去，没有新鲜的液体渗出来，但是勒痕很清晰，如同难看的伤疤。我在打扫房子的时候，越省事越好，垃圾都倒在杂乱的盆景周围。事实上盆景在幼小的我看来，如果不能变成钱，和垃圾是没有区别的。

文竹：如此娇嫩的物种，当初被拣拾回来灌在坛子里，喂以沙土和水，生命也便续上了。无人问津的后来，不给予呵护也等于是虐待，渐渐的枯了萎了，枝干跟柴火一般，育种时编制它们的彩色塑料还在，跟祭祀用的花香很像，精致得忧伤。雨露若有若无的淋湿渗透进培植它们的沙砾里。长长的时间宽容了它

们的适应能力,长长的时候后面,根部竟然泛出新绿。在挣扎的内部,文竹重重地喊出了口号:给我一口水,我就得活下去,活给你看。

兰草:兰花馨香,质地却是脆嫩柔弱的。不比兰草的贱命。兰草原本生长在密林幽谷,气候温凉,潮湿,听着山涧中的泉水叮咚,风若琴鸣,鸟声婉转,在干净而适宜的环境中生长才捧出一颗心花来,馨香四逸。像是山村的姑娘,单纯水灵,若是去到城市,特别是城市的污秽之地,质也变了心也变了。被父亲弄回来的兰草,遭遇了类似的命运。不管不顾,甚至是泼脏水,花事渐忘,墨绿的细细长长的叶子隐了光泽,像浮着尘土,又或者让尘土长进叶脉中去了。

三十余年前的回忆已经杂草丛生,甚至枯衰、混乱、凋亡,腐殖质般,腐殖质如今看来依它的有效成分,对于庄稼,植物,或者自然赖以生存的有限生命来说,无疑是营养充沛的沃土,但是乡村的童年,就是从泥腿子上掉下来的烂泥巴,霉变的食物,粪池中的沉淀,垃圾乃至狗屎。只有父亲的盆景,清晰摇曳,绿色,干净的摊在那里。是他的另一些孩子,孩子多了,爱护是分配不均匀的。幸好,父亲的生活履历中,一个孩子也是顺其自然,多个孩子也是顺其自然,兀自存在兀自坚持,一个一个也便生长得坚韧和泼皮。

come into the world(出生)

出生可以翻译成 come into the world,但是反过来,come into the world 不仅是出生之意,字面上可以说成“来到这个世界上”。这是句偈语,有着西方宽泛的哲思和哲辩,有层层追问隐匿其中:从哪里来;来干什么的;为什么要来;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

凯叔、红伯、书记爹,是他们帮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不,他们的劳动,在父亲炎炎夏日分别去他们家的田畴时,变成了物质、货币或者等价交换的时间和气力。我活至今,艰辛不必说,或者本无艰辛;走过的路的黑暗不必说,或者本无黑暗;人抬人高不必说,或者人本无高低贵贱。他们让我不要忘记,事件的真相在我记忆的源头,虚空着的,邈远着的,他们为我拼图,我怎能忘记,他们是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言者,叙述者。他们的意义存在下来。

不由自主,话题还会回到父亲,或者母亲身上。我是他们的结晶。宽宽的体形,简单的脑袋,以及毫无责任感,都来于父亲,我清楚来源于是有时会迁怒

于他,其实也是在自责;母亲爱唠叨,我也遗传了此类毛病。曾经滔滔不绝地说同一话题,之后遭人白眼,口若悬河地空想在家遭来的白眼。事实上我是被白眼伤了心的,方式上起了变化,我借助于笔,我想所有爱大声的没完没了地说话的人是怕孤独的,是有表达和沟通欲望的,正如母亲,可以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和母鸡说上话,和被打扫飞扬起来的浮尘说话,对着父亲经常坐下来看电视的椅子骂父亲,这样的情形深刻在脑子里,影响我的语言习惯,影响我对说话对象的判断。笔帮我倾诉了对处境的不满,对人事的认识和厌倦。或者,更多的是对留在乡下的父亲母亲的牵挂。

终于提到写了。我不是为了写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,写需要天赋和积累。天赋的那部分,空虚,邈远,来历不明,在父母那里是真空。积累吧?继续积累,积累贫穷,积累疼痛,积累忧伤,爱以及嗜好。

有可能我正在为了把某种观念迁就成线索,才开始面对写下去的困难:破例的出生地和一生将要搁置的职业、执业地点,形成的暗示和隐喻的关系。

白沙逝

白沙中学是我的母校。

白沙乡是我的故乡。

白沙河是从母校的胸前流过的故乡的血管。

.....

青砖砌顶,外表涂白,墙顶处仿佛有石刻,石刻以及石刻的内容恍惚不清,这是时光对记忆的风化。高广的门楼,花岗岩门槛,厚重的红门,朱漆正一块一块地脱落,门板上没有硕大的装饰补丁和磨亮的铜环,让人不会从恢弘的气势中去猜度是否是衙门。旧时惯有的门洞式结构,出门是石阶,屋檐齐两厢,记忆中总有声音洪亮者面朝黑压压的人群,教化和苛责。门楣上有四字,粗壮黑体“白沙中学”,真相于是显山露水,人群是学子,建筑乃母校。

入学门,有殿堂的气息。上好的木料接榫形成的人字型屋顶,两棵石墩圆柱立于厅中,有雄浑顶天立地之感。史料说,此地曾是祠堂,后有革命党人购置办学,并以办学做遮掩,开展地下党的联络、召集、密谋和发动群众等工作。

两厢是教师的宿舍,门侧有一阁楼,是校园广播室所在……我似乎寻到了很好的入口,我没办法用回顾历史的沉重口吻去复叙曾经的三年求学时光。校园广播,纯正的普通话引领我们,在第七套广播体操的旋律中操练,青春的活泛仿佛被唤醒,幼稚的面孔,单薄的身躯,求知若渴——事实上饥渴也是那一时代的鲜明的社会特征。事实上也正是母校的地下党背景,让我们这些学子在离开很多年之后回忆它时,有一种自豪和独尊的意味。平常的乡村中学,即使如茅舍般在记忆中摇曳,它也仅仅是和一段时光,一些亲爱的人(园丁和同窗)发生联系。然而母校,是比共和国更久远的记忆备忘录。

打 量

母校四周都是田野，平原地势。我是山里头长大的孩子，连绵的山丘施布在童年苦涩的时光中，性格的底色是山岚，视野被山岚形成的短促钳制，当第一脚踏进这所叫作“白沙中学”的校园时，从学校的窗口环顾四周，突然觉得我是一只旱鸭子，青春原本是潮湿的，然而雨季的校园，潺潺的水响，汪汪的视野，想起时内心温润。

离家十里，住校。十里阡陌如果每天来回，体虚力乏，结伴稍好，若独自往返，山间的朝暮，雾气缭绕，露湿衣衫，在家长和老师看来，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，而且体虚力乏之后课堂形入瞌睡场，于是决定集体住校，这是我入学之前很早就确定下来的。往后延续的，还有从家里带菜带米，周三周六定为回家取菜米的固定时间，顺便洗澡换衣服。

三湾九曲，终于脚尽山前，放眼平原，是前生未见的，广袤，禾苗如浪起伏。山间的溪水向低处汇流，耳廓中到处水响，生动得无以复加。目及处——应该是平原的中间，黑压压的屋群，突兀、独立，像是汪洋中抛锚未定的舟船。老生说，那就是白沙中学。白沙乡是我的户籍，早已熟稔，白沙河的修筑工程全乡参与，我的乡下童年，无处不流传关于大人们掘沙筑堤的繁琐故事。只有白沙中学，它像是一块牌匾，又像是一面旗帜，小学的自由时光，老师会经常扛着这幅牌匾，手举如此红旗，引领我们学习向上，作为标示性的高位，内心里无数次企及。如今就在面前，突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。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形，我整了衣衫，踢去黄球鞋上的尘土，敬畏的样子既笨拙又好笑。

学校的后面有一小溪，上有简易的石桥，破旧的自行车遇桥而歇，正所谓船至码头车到站，我们从山丘上来，我们从旷野中来，收拢了心思准备入学。那条小溪是有分岔的，泾渭分明，一支断我游手好闲之路，桥梁即是一副梯子，小心过梯，严谨治学。另一支，从后来我们的宿舍身旁，穿学校流出。正是这条三岔河流，见证了三年在校致密而丰富的时光。校舍东侧有一小门，供山上下来的学生方便来去。窄门、幽径，让我想起水乡的鲁迅以及“三味书屋”。同样是求学，同样是寄存着珍贵的青春时光。入小门，合面而座的是教室，中间是沙石平整的活动区，有杂草丛纷纭的脚底，陷而复生，粗壮，混乱，呈现得斑驳。往里

走,那小溪的分支就卧在那里,被水泥修葺得规整漂亮,有台阶入水,有上下两桥,住东厢的教师经下桥去教室,我们走上桥,往返于集体宿舍和教室之间。整个学校的西侧分别是教师宿舍,水塔,低墙更西有菜园,菜园是公有还是私有现在已经不记得了,和菜园一起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两三个熟悉的面孔,教师家属兼职厨房的师傅,那些甚至比一些老师更清晰地盘桓在记忆中,他们苛刻的表情,低着头打饭,我们分明能看见饭瓢没有装满便倒进我们的搪瓷碗,他们低着头,仿佛我们就不会发现被克扣的粮食,对于三年的美好时光,那都是些不愉快的小插曲,不影响她们,也不影响我们去记忆学校的格局。她们谈笑风生地从小菜园出来,往后走便是食堂,师生共用的食堂。老师甚至不会带碗筷,径直走进潮湿的食堂里去,有素菜荤菜的,有汤的。我们需要排长长的队列,端着白米饭低头回到寝室,木头衣柜当案台,上面有叠在一起的书,风干的果核,还有罐头瓶装的咸菜。若是谁从家里带来的是黄豆炒辣椒,那一定要去抢的,抢劫总会引起不愉快,于是大家都异常嫉妒老师们的小资生活,暗自努力,最初超越的目标就是这“三菜一汤”的生活模式。

相 处

小门边上的教室,两层的楼房,是后来盖的,与老校区有一溪之隔,新房子新气象,初一初二的新生楼上楼下地跑,满活动区地撒欢,时间在他们身上形成不了烙印或者寂寞的其他东西,两年转眼就随了溪流,升初三,行将毕业的年级,便搬进了厨房隔壁的教室,老师吃住都在那一小范围里,看着我们,升学考试的阴影随之笼罩在那片陈旧的房子周围。

一愚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,戴眼镜,刻薄的脸,素以教学方法灵活,严格著称。教室窗外的流水声潺潺如歌,它极大的遮蔽了一愚老师的脚步声,经常,大家在流水的自由歌声里开小差,被他逮,罚站于教室门外,风在过道上穿梭,教室内正习题分析。据说一愚老师的绝活就在习题分析里,历界中考试题多半被他分析和猜想出来。你只有背对着教室,竖起耳朵,风适时地在你耳孔中旋转覆盖,说不定,关键的题型你就错过了。他不同意我们有时时间的空隙,周日早课,我们从方圆十几里地的山区和平原深处赶往学校。一愚老师规定的时间冬天是七点,夏天是六点,你得起早摸黑,即使这样,总是有迟到的时候,迟到的下